

乾明院羅漢圖錄



乾隆丁未孟夏镌

羅漢圖錄

書目文獻出版社

33

(京)新登字 189 號

乾明院羅漢圖錄

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號)

中國民用航空局印刷廠印刷

書目文獻出版社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75 印張 85 千字

1993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ISBN 7-5013-0979-5

K·143 定價:7.80 元

出版說明

《乾明院五百十八阿羅漢圖錄》是中國現存最早且最完整的版刻阿羅漢圖錄。像名合一，版刻精良。清乾隆五十一年（丁未1787）四川什邡縣羅漢寺住持達徹依明崇禎十六年（癸未1643）本重刻。

全書線裝，一冊，六十二面。前有清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涪陵鄒治俞重刻序文和明崇禎十六年（癸未1643）吳興彭城郡必山居士翻刻序文，後有清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懷陽任思正跋。序、跋後分別鈐「鄒治俞」、「萬蒿」、「必山」、「居士」、「舒華」、「任思正」方形印章六枚。圖像前二面爲十八阿羅漢像，每面九位阿羅漢。後五十面爲五百阿羅漢像，每面十位阿羅漢。像之上方按前後排列次序，參差豎題諸位阿羅漢名號。書口題：乾明院阿羅漢圖錄。

明吳興彭城郡必山居士在崇禎十六年（癸未1643）序中云：「此書得之于一形貌蒼古老納，細觀乃南宋時乾明院羅漢尊者圖錄，大喜過望，不惜重價購而歸，捐資急付剞劂行世。」又云：「書首原序殘缺過半，難爲補綴，只好『僅述其圖而未述其序。』」據此，可初步將此書計本大致定爲南宋乾明院本，明崇禎時，必山居士據乾明院本刊行，但估計印數極少。懷陽任思正在清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跋中曰：「清乾隆間四方尋覓，得明崇禎本于工人之手，工人世襲珍藏，不肯輕以視人，極力僱覓，欣喜殊甚。乃由羅漢寺住持達徹主持重刻，使五百十八尊者永垂范于古剎之中。從上述序跋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本圖冊的版本源流爲：南宋乾明院本→明崇禎本→清乾隆本。南宋乾明院本、明崇禎本今皆不存，此圖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惟珍本，更是孤本，它的版本價值、史料價值和藝術價值不言而喻。

「阿羅漢」指依小乘佛教修行所達到的最高境界，即「阿羅漢果位」。又稱「聲聞」，即「以佛道聲，令一切聞」，就是弘揚佛法之意。達到此種境界，就能破除一切煩惱，解脫生死輪回進入涅槃。

據漢譯佛教典籍記載，最初釋迦牟尼從東、西、南、北考慮，僅留下四大阿羅漢住世弘法。後來，有的佛經逐漸增至十六人。這些阿羅漢大多沒有具體姓名。直到唐代高僧玄奘從印度取經回來，把斯里蘭卡名僧慶友寫的《大阿羅漢難提密多羅所說法住記》譯成漢語，人們才知道了十六大阿羅漢的姓名、事迹。十六大阿羅漢開始受到中國佛教徒的普遍敬仰，各種各樣穿着漢化僧衣的阿羅漢畫像、雕塑層出不窮。詩佛王維曾畫過四十八幅十六阿羅漢圖，唐代盧楞伽等人的十六阿羅漢畫也名揚一時，杭州烟霞洞的十六阿羅漢造像至今膾炙人口。從宋代始，十六阿羅漢的題材在佛教造像中逐漸減少，但畫家還是作了很多十六阿羅漢圖，一直延續到明代。其中著名者有李公麟、梁楷、趙孟頫、仇英等。

五代以降，供奉阿羅漢之風大盛。十六阿羅漢首先在繪畫中被發展為十八阿羅漢。宋代文學家蘇軾謫居海南，見到五代前蜀張玄畫的《十八阿羅漢圖》，爲之作《十八大阿羅漢頌》，在寶林寺見到僧禪月所畫十八阿羅漢，又作《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贊禪月所畫十八大阿羅漢》，二文中敘述了十八大阿羅漢的形象和名號。新加坡的二位阿羅漢是慶友尊者和賓頭盧尊者。自此，十八大阿羅漢就異常生動地顯現在中國的繪畫和雕塑之中，他們的塑像被安放在大雄寶殿的東、西兩側，作爲釋迦或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佛的環衛。

五百阿羅漢是佛經中常見的羣體。有關五百阿羅漢的傳說，在佛經中多有記載。如《法華經·五百弟子授記品》中記有佛爲五百阿羅漢授記之事，《舍利佛問經》記弗沙密多羅王毀滅佛教後，五百阿羅漢重興佛教。《大阿羅漢難提密多羅所說法住記》記十六阿羅漢各有駐地，各有部下，五百阿羅漢是最起碼的一組……等等，等等。但是這些記載均未述及五百阿羅漢的名號。中國在唐代開始創作五百阿羅漢的形象。《五代名畫補遺》記載，唐代著名雕塑家楊惠之在河南府廣愛寺塑了五百阿羅漢，這是現知最早的五百阿羅漢形象。五代時期，崇拜阿羅漢之風興盛，吳越王錢氏造五百銅羅漢于天臺山，道潛禪師在淨慈寺建五百阿羅漢堂。北宋時期，五百阿羅漢的信仰更盛，各地名山大剎多建有五百阿羅漢堂。規模宏敞，耗資甚巨。石窟中也出現了五百阿羅漢窟，如：大足大佛灣第一百六十八窟，窟的正壁和左右兩壁，都刻滿阿羅漢。可惜，上述這些阿羅漢形象均無名號。建造

者、禮拜者和觀賞者都迫切需要知道五百阿羅漢的名姓。南宋紹興四年（公元1134）工部員外郎高道素千方百計收集經論，編制出五百阿羅漢名號，並將五百阿羅漢名號勒石建碑，置于江陰乾明院中，世稱《江陰軍乾明院羅漢尊號石刻》。這是已知中國現存最早的述及五百阿羅漢名號的記錄。從此以後，凡寺院建五百阿羅漢堂，畫人繪五百阿羅漢，皆援用其名。

雕版印刷的繁榮，使中國佛教徒想到用木版刻印佛經，以抵念阿彌陀佛千遍之功，達「以一化百」之效。公元八六八年，中國佛教徒就在佛經扉頁刻印釋迦牟尼像和觀音菩薩像。刀法日漸純熟，技術日臻完美。其章法、神韻、情境，用刀的疾、徐、輕、重，為中國刻版畫的發展推起了萬頃波瀾。但是，已知現存中國宗教刻版畫極少描繪阿羅漢形象。《乾明院五百十八阿羅漢圖錄》將五百阿羅漢和十八阿羅漢專門用刻版形式刻于一冊更屬首創，它的「刀味」和「木味」濃郁，體現了我國刻版畫鼎盛時期的水平。

請看書中所刻五百十八阿羅漢，繪像似行云流水，標名如指掌列眉。或坐或立，姿態各異。有的降龍，有的伏虎，有的捏烟掣風，有的騎虎跨象，有的踢東海日月毬，有的折扶桑拄天杖，有的俯首微笑，有的怒目而視。神態生動，個性鮮明，莊嚴美妙，呼之欲活。畫面醒目舒朗，構圖主次分明。刀法遒勁圓潤，線條剛中見柔。形體比例適度，衣衫柔若絹絲，五官刻劃細膩，于三五刀中見骨見神，于一挑一剔之中，曲盡劉輪之妙。運斤運刀之絕，使人心曠神怡。真可謂中國古代佛教藝術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圖冊中所刻阿羅漢大多是漢族和尚面孔，但亦有少數深眼隆鼻，胡髮卷曲的梵僧。阿羅漢們寬袍廣袖的僧衣和服飾，全然漢化。手持九連環等法器，也符合中國佛教習慣。從這裏不難體味出中國的佛教是外來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產物。

四川什邡縣羅漢寺，位于今日重慶小什字附近。宋代始建，元、明廢圮。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重修。寺內有清乾隆間據明翻南宋《乾明院五百十八阿羅漢圖錄》泥塑的五百一十八尊阿羅漢塑像，千姿百態，蔚為大觀。這是中國最早的像名合一的五百十八阿羅漢塑像。該寺住持達徹，是有清一代名僧，乾隆間修復寺廟時，因「堂

無像設」，千方百計覓得明翻南宋《乾明院五百十八阿羅漢圖錄》，既照本宣科塑像，又主持重刻了這本像名合一的圖冊。該寺抗日戰爭時被日軍飛機炸毀，衆多阿羅漢塑像毀于一旦。一九四五年寺院修復，但藝術珍品毀而難再。這本《乾明院五百十八阿羅漢圖錄》對於重現當年盛觀，了解和研究羅漢寺的歷史，會有莫大幫助。

佛教在中國盛行過上千年，至今綿延不絕。佛教和佛教藝術影響到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乾明院五百十八阿羅漢圖錄》的發現和出版，對於研究佛教，了解佛教版畫的發展，從深層認識和思考中國傳統文化，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此圖冊原係鄭振鐸先生（西諦）所藏。鄭先生是收藏中國刻版畫的專家。解放後，鄭振鐸先生將此冊捐贈北京圖書館。

承蒙中國佛教協會周紹良先生、徐季良先生在本書整理過程中給予悉心指導。周先生在百忙之中，撥冗爲本書寫序。在此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寒冬虹

一九九二年二月

序

阿羅漢，爲梵語 *arhat* 之音譯，又作阿盧漢、阿羅阿、阿囉阿、阿黎阿、遏囉曷帝。略稱羅漢或囉阿。意譯應、應供、應真、殺賊、不生、無生、無學、真人。指斷盡三界見、思之惑，證得盡智，而堪受世間大供養之聖者。是聲聞四果之一。此果位通于大、小二乘，但一般專指小乘佛教中所得之最高果位而言。又據《成唯識論》卷三說：阿羅漢通攝三乘之無學果位，故爲佛之異名，亦即如來十號之一。

五百羅漢乃五百位阿羅漢之略稱，指已證得無學果之五百聲聞。即諸經論常見之五百比丘、五百上首。有關五百羅漢之本生、因緣、授記等事，在《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法華經·五百弟子授記品》等經中皆曾敘及，佛滅度後，大迦葉曾與五百羅漢在王舍城結集法藏。相傳阿育王時，有五百羅漢僧與五百凡夫僧齊集合誦佛法。迦膩色迦王時之第四結集亦有五百羅漢結集以造《大毘婆沙論》之事。事實上所舉「五百」，只是籠統之概數，並無俱各個人名。

中國佛教本于大乘，但受到密宗供奉曼荼羅的影響，因之殿堂莊嚴，總愛塑造多種神像，除佛、菩薩之外，更加塑一些羅漢形像，以爲烘托。早期原爲十六，繼而發展爲十八、而五百。到唐代末期，五百羅漢的尊崇已經興盛。根據記載：吳越王錢氏曾造五百羅漢于天臺山方廣寺。顯德元年（954）道潛禪師得吳越錢忠懿王的允許，遷雷峰塔下十六大士像于淨慈寺，創造五百羅漢堂。宋太宗雍熙二年（985）造羅漢像五百十六身（十六羅漢與五百羅漢）安置在天臺山壽昌寺。上有好者，下必有盛焉，于是崇奉五百羅漢之風更爲流行。不過可以想像，在最初這「五百羅漢」是沒有具體的各個名字，據《寶刻叢編》卷十五載，大和癸巳（833）大德崇義撰《吳（宣州）龍興寺崇福院五百羅

漢碑》，據說是有各個名字，但此碑已不存。又《金石續編》卷十七載有紹興四年（1134）刻《江陰軍乾明院羅漢尊號碑》，而這碑都是只有尊號，並無刻像。因之在宋代以前，是沒有將羅漢都名號並列在一起，而「五百羅漢」之數只不過根據佛經所列概數塑造出或畫出五百人物而已。

明崇禎年間，高承埏重刻了《江陰軍乾明院羅漢尊號碑》，其子高佑記再次重刻被收入《嘉興藏》第四十三函，但這都是只列尊號並無圖像的。一些人感到不滿，有人將圖像結合起來，繪制了《羅漢圖錄》木刻流行。根據這本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川羅漢寺刊本《羅漢圖錄》，知道它是根據明崇禎十六年（1643）本重刻的，因此可知這本明刻原本應該是《羅漢圖錄》最早的帶有羅漢名號的木刻圖像本。可惜明刻原本今已無傳，因之這本清乾隆複刻本就十分珍貴了。

羅漢原來是西域梵僧，這本圖像已經是全部漢僧裝束，可見創造這些圖像者，對於羅漢並沒有什麼認識，但是它必然有根據，可能依據各地寺廟所塑造一些羅漢像而來。說明在中國流傳一些羅漢像，早已漢化了。

事實上這些羅漢，固然滿足了五百之數，如果仔細研究，是極為雜亂的，有的是生在佛的時代，有的却是佛滅度後的人物。這是不符佛經上佛與五百阿羅漢具的說法的。至于名號，有的用梵名，有的則為漢名，極不規則。稽其出處，都是從一些經論雜湊而成。不過現在一些寺廟都塑有五百羅漢，從這本書上總可考見他是什麼名字，供人參考，也是有用的。如果就版畫而論，這本《羅漢圖錄》，不唯是孤本，而且是一個珍本。

周紹良

一九九二年二月

序

粵自龍藏象負皆爲覺岍津梁寶殿金身無非化城
像教但靈音之廣播靡窮故法宇之創興有自欲洗
塵根須宏佛願邑之東北隅舊有羅漢寺自明代以
前搖坤蕩宇極規模宏敞之觀迄

本朝以來明地開山又法輪重輝之日越今衣鉢數
傳廟宇巍煥誠哉住持真界允矣棲息妙塗顧殿以
名存而堂無像設將追勝跡於靈關難廣良緣於法
地苟非大興土木煥金碧於鳥革翬飛何以丕振愚
蒙展焚修於晨鍾暮鼓工將起於一日資實藉乎十

方禪師禮汀秉志寅清矢心增建於焉聯絡班次繪
像標名以予有舊遊之跡囑予以勸善之文追憶曩
年曾深瞻仰撫念今日用切觀成爰摭小引用作先
驅伏願從善如登藏功指日蘭橈桂柱何異白馬重
來聖壁丹楹彷彿青鞵再峙自此神仙居第豈必霧
幌雲帷解脫塵氛自有花宮石榻如斯盛舉敢委唐
捐將見殿庭古貌聿光選佛之場斗拱留霞用誌真
仙之跡時乾隆五十二年歲次丁未仲春涪陵鄒治
崙沐手序



明吳興學博必山居士題羅漢圖錄序

如來住世比丘與將不下千百人俱給孤獨園法會
明驗也而大衆中翹楚類萃爲羅漢尊者特五百一
十八人大都聚三洲英而始有不亞儒門三千中七
十二爾是可數紀即可名命未必不可形象也但以
其人繁冗而根源事蹟每散見雜出於藏經夫經部
總以如來爲主間寓尊者或百人十人三四五人不
等參贊其中無非其體本乎寂淨其用放乎光明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迥有聲聞者也若是乎其
奇特匪易易傳也逃禪輩疇不欲備覽無遺無何閱

藏不埒尋常非竭誠不敢非歷久難周初學棲心內
典大小各五部且未能徧曷克翻貝葉至三藏耶是
亦類欲測海窮山而苦無徑也矣余初授學博於杭
解組後叅謁如來多年古寺名山殫心覓訪求一羅
漢錄而竟無得偶緣選勝山水路經蘇城無心中近
遇老納形貌蒼古持舊籍以售頗涉蠹殘懇借一觀
乃南宋時乾明院羅漢尊者圖錄一書也其繪象似
行雲流水其標名如指掌列眉其班次聯絡則又分
屬以五行真竒觀也爰不惜重價購而歸藏諸篋將
爲娛老玩器爾抵夜熒光透篋照於四壁余甚訝其

書爲不可秘物也因捐資急付剞劂行世爲初入禪
林者開一便覽徑惜乎書首原序殘缺過半難爲補
綴僅述其圖而未述其序余衷懷殊怏怏也

吳興彭城郡必山居士沐手撰



昔杭州盤谷禪師號麗水者嘗題石橋衆阿羅漢偈
及五百畫像游戲神通贊並附于此

五百十八

何道可談

妙妙妙妙

衆阿羅漢

稟五行質

其像可見

大雄授記

佛法非幻

般若波羅

無上彼岸

五百阿羅化無數像玉眸秋水寒潭蒼髮黃雲綠浪
或捏烟拏風或騎猊跨像或踢東海日月毬或折扶
桑拄天杖說甚生龍活虎何須銅鎗銅棒文殊笑他
之蹉蹊觀音晒他之怪狀意神應莫測妙難量變化
無窮不可方百尺竿頭常把戲連天帶地一粒藏

崇禎癸未年季冬月初八日重刻

時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孟夏初八日

四川成都府什邡縣羅漢寺住持達徹重刻

戒博迦

伐闍羅弗多

迦理迦

跋陀羅

諾矩羅

蘇頻陀

迦諾迦跋黎墮

迦諾迦伐蹉

賓度羅跋囉墮闍



半託迦

羅怛羅

那伽犀那

因揭陀

伐那婆斯

阿氏多

注茶半託迦

慶友

賓頭盧

